# 灵魂猎手

（page 64~）

第一部分：叛徒之盟

第五章.神皇之剑

*“毒药可以穿透任何装甲。”*

*“面对一个不可战胜之敌之时，向他的血液赐予毒液。”*

*“他那鼓动的心脏会将毒素遍历他的身躯。”*

*“恐惧便是强有力的毒液。”*

*“记住这点，恐惧即是我们破敌的毒药。”*

——战争贤者，马卡里昂

摘自其著作《晦涩之路》

(前情提要：

午夜领主打击巡洋舰“血盟号”响应阿巴顿的号召参加了袭击Crythe星系的战役。在争夺空域控制权的太空战中，血盟号单枪匹马突入帝国海军阵线，锁定了海军旗舰——复仇者级巡洋舰“神皇之剑号”并发动了一次跳帮战。

)

出场人物：

瑟林·维斯（Cerlin Vith）：神皇之剑号防卫部队指挥组成员，海军上尉

瓦里安茨·阿雯托尔（Lord Admiral Valiance Arventaur）：海军上将领主，神皇之剑号船长，Crythe帝国方舰队旗舰指挥官

塔罗斯（Talos）：午夜领主第10连第一利爪小队成员，药剂师

夏尔（Xarl）：午夜领主第10连第一利爪小队成员

塞利昂（Cyrion）：午夜领主第10连第一利爪小队成员

乌萨斯（Uzas）：午夜领主第10连第一利爪小队成员

舰桥上，海军上尉瑟林·维斯在他的位置上监听着通讯网络。

命令来自最高指挥层——击退当前位于舰桥下方，操作甲板上那群横冲直撞的入侵者。瑟林知道从那个位置敌人也许可以穿过并到达这艘船的其他部分，但是他们必须处理掉成堆的射手小队才行。维斯下达了他的指令，打算看看对方能否通过那里。他的手下守卫着舰桥，并且在这条路上还有大量的增援部队。

他对此并不担忧。神皇之剑号，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已经将这里当成他的家，这是一艘比任何一艘帝皇旗下神圣战舰都要宏伟的舰船。超过25000名船员将这艘战舰视为家园，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奴隶劳工和侍从在闷热的引擎甲板工作和生活。那些跳帮者没办法通过如此规模的一艘船。

至少，维斯更正了一下，你们先试着活下来再说吧。

没错，神皇之剑号并不经常在前线服役。没错，这艘荣誉战舰曾经被其他海军战舰所取代。但她仍然如同皇冠上傲视群芳的宝石一般在Crythe战场中挺立。这曾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就是那样。复仇者级巡洋舰是一种近战型的战斗舰船，其设计理念是冲入敌方舰队群的漩涡之中并成倍地奉还在这期间所承受的火力打击。它有足够的火力能做到这点，但当帝国逐渐偏向防御事务之后，这种驽钝的战术逐渐被时间所淘汰，复仇者级最终在帝国海军中失宠了。

这是瑟林告诉他自己的，这也是他所相信的，因为长官们曾经这样说过无数次。

瑟林热爱神皇之剑号，因为她永远不会被淘汰，她只是有点儿不适应潮流而已。他一遍又一遍的告诉自己，虽然他只是黄金王座下的一名士兵，但他还是会为自己在哪儿服役而骄傲。毕竟，海军上尉瑟林·维斯并不喜欢再一次前往前线服役。他紧盯着舷窗外那来自恐惧之眼，如同黑青瘀伤般的扭曲空间，似乎想透过凝视将里面作祟的炼金术师烧穿一般。

所以他此刻并不担心。神皇之剑号是不可摧毁，不可能被打败的。舰船传来的震动感无休无尽，那是她在用舰炮向那些诅咒的炼金术师发泄怒火。当虚空盾短暂地停歇一小会儿之后，仅仅经过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它们又会被重新激活启动。就算它们再次被击破，雕刻在船体外壳上的忠诚符文也会保护他们周全，忠诚装甲就像一名正直之人的信念一般强大。

没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杀死神皇之剑。

他在脑海中重复着这些话语，而不是追踪那无声的声音中隐隐透出的一丝绝望。被敌人登舰的事实真是……好吧，这真是疯了。到底要疯狂到什么程度的敌人才会尝试做这样的举动？他确实不能理解这战术所代表的意义。到底多蠢的指挥官才会驱使他的手下，浪费他们的生命，以入侵这艘载有两万名严阵以待船员的舰船？

是时候告诉他们用的方法错了。

如果按照战略组通讯所述，很显然敌舰为了送他们到这里还耍了不少把戏呢。

好吧，不管真相是什么，他们还是得想办法处理掉这些已经十几年都没见过的入侵者，所以也许海军上将——祝福他的名字——是正确的。也许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但是瑟林确实有处理这类严肃事务的名声，这也是为什么他往往能待在这里的原因，他是指挥室里制定防卫事务幕僚中的一员 。

维斯以领导“赫尔俄斯9”这样华丽的战斗排而出名，他们出色的成绩和枪法甚至会让一名帝国卫队狙击手感到汗颜。他精心挑选每一名有资格加入赫尔俄斯9的姑娘或小伙子，在过去的十年里，他曾两次放弃升职的机会，只因他觉得这里才是最适合他待的位置。指挥一打射手小队对他来说只意味着让一群平庸的人和他最好的战士一起做事；而指挥赫尔俄斯9则让他别无所求。

当赫尔俄斯9 处理事务的时候，他们会认真装扮起来。届时他们会被委任深入神皇之剑底层，并给那些位于船舱下方的劳工——大多是罪犯和人渣，带去一些秩序。他们那漆黑的，闪着光泽的甲克护甲，以及护甲上涂装的旭日符号，已经成为提醒每个奴隶卖力工作和遵守规则的标识。赫尔俄斯9小队征召自船上的“旭日”和“九人”两个奴隶聚集地，这些人向来以他们的冷酷举止而为人所知。通过无数次地处决那些有反叛嫌疑或怠慢职责的奴隶，也给他们带来了无情或是热衷于此类事情的名声。

赫尔俄斯9的50名男女成员，已经分散到指挥组船舱的各个角落之中，一个小队接一个小队。49名维斯最钟爱的杀手已经充分做好了迎敌准备。守护在海军上将指挥座的后面的这只小队则由维斯亲自指挥。

每一名赫尔俄斯9的成员都装备了散弹炮，一种可以在不会危及船舱墙壁前提下造成最大伤害的短距离武器。他不需要来回巡视变知道他的人已经就位。他们生来就已经准备好，而且每天的训练使他们准备的更加充分。没有人能够打倒他们。

上尉瑟林维斯毫不怀疑地相信着这些，直到通讯器传出了第一声通讯。

“……爆矢……”从破碎的通讯中，他听到有人哭喊着说出这么一个词。

他咽了口口水，*爆矢*。

这可不妙。

现在遍布在船上各处的射手小队传来了洪水一般的通讯，更多伴随无线电干扰，噼啪作响的讯息传进了他的耳朵中。受到船内激战以及船外舰炮轰鸣等干扰，通讯信息被破坏的支离破碎。但是他还是听到了更多他不希望听见的词语，那些他完全不想听到的词语。

“……需要重武器来……”

“……退后……”

“……王座在上啊！我们……”

当他站在舰桥那段低矮的天花板船舱中心时，瑟林按下了耳边的那颗微型通讯珍珠，同时将针型麦克风调整到自己的嘴唇边。

“这是维斯，引擎室团队？”

“收到，上尉先生，”传进他耳中的回应是正在守卫这艘船离子驱动装置的团队发出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支负责引擎室防卫事务的团队应该是由“次级神祗”、“死神杰斯特”、“幸运5”和“死亡之眼”所组成。维斯不知道和他通话的人是哪支小队的指挥官，通讯器传来的讯息并不是很清晰。不过他们都是坚强的，可以信赖的小队。虽然从各方面来说不如赫尔俄斯9，但也已经足够好了。透过通讯器，不时传来的暴力而扭曲的尖叫如针一般刺激着瑟林的手指。

“我通过通讯器收到一些关于爆矢枪和死亡的消息，”他说。

“收到，上尉先……”那声音重复道。“根据目前的情报，那些登舰者是……”

“是什么？那些登舰者是什么？”

“……斯塔……”

“指挥组？引擎防卫指挥组，这里是维斯，请重复。”

“……斯……特……”

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他那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思绪，一下子被拖回到他们正在经历一场大型战争的现实之中。整个舰桥已然成了一个混乱的巢穴：海军官员将他们的注意力完全投放到外面的战争里，一边大声喊叫一边从一个控制台移动到另一个控制台；机仆们则喋喋不休地发出嗡嗡的蜂鸣执行着它们收到的指令。足足有一百名人类船员，像是不眠不休的奴隶一般拼命工作，好让神皇之剑向黄金王座之敌彻底倾泻她那无尽的怒火。

在一小会儿之后，维斯摇摇头将全部这些从脑海里赶了出去。他的世界被束缚在通讯器那来来往往、支离破碎的通讯片段里；同时也被束缚在紧邻着海军上将阿雯托尔之指挥座周围这一小片区域之间。海军上将的指挥座位于可以俯瞰整个舰桥的平台上，座位的靠背部分是由一些奇怪的异形生物弯曲的肋骨制成的，而在这座位之上则容纳着海军上将那身着夹克制服的瘦长身形。海军上将瓦里安茨阿雯托尔斜倚在他的骨座里，太阳穴部位被密密麻麻的电缆和电线所包围，将他固定在椅子上，并使他和这艘船的系统相连。

维斯知道海军上将——从表面上看，似乎沉浸在冥想中一般合着双眼——其实是让他的感官融入到神皇之剑的机魂之中。他知道海军上将可以像感受他自己的皮肤一样感知着船体外壳，也会像感知自己身体中流淌的血液一般感受到钢铁大厅中那些穿梭过往的人类船员。

再一次的，维斯决定不再关注这些。保护这个老人的生命安全才是他所关心的。海军上将有他的战争要打，而维斯，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战争。

外面传来一阵闷雷般的巨响，那是船体受到冲击时发出的声音，但大厅本身此时却是稳定的，这意味着冲击并非来自船外。有几个射手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

“先生，”其中一个最接近前排防线的射手开口向瑟林报告。“我听过那个声音，我曾经在*Decimus*世界服役，那时我们执行过几次跳帮行动——和星际战士一起。水兵游侠战团，先生。”

瑟林没有转过头，他的视线正凝视着船舱右舷侧那对密封紧锁的大门。那闷雷轰鸣般的声音正是来自于那里，他，也知道那种声音。之所以现在才辨认出来，是因为他从来没想过在他的船上会听到它。

绝对不会听错，那是爆矢武器所特有的爆炸声。

他们被阿斯塔特跳帮了，叛徒们的阿斯塔特！

最终，关于敌人的信息从每一个角度得到了确认。海军传来的鉴定报告表明，这艘尾行在他们下方的战舰被确认为一艘阿斯塔特战舰，这艘船曾一度在大叛乱时期遭到放逐，其身份识别为*血盟号*。

之前维斯在指挥桌前那绰有余裕的心情，在听到这个确实的消息瞬间便烟消云散了。

“赫尔俄斯9，”他用通讯器向散布在船舱各处的士兵们喊道：“敌人位于右舷门外，准备接战，不留活口！”

他抽空向海军上将的位置瞥了一眼，发现那个老人不知何时开始流汗，牙齿紧咬，眼睛紧闭在一起，就好像在睡梦中被梦魇紧紧扼住一般。

但他的注意力马上就被吸引回到他本该专注的地方，随着一声巨响，船舱的右舷门被轰飞了。

（略1）

当午夜领主们来袭时，赫尔俄斯9认为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在维斯的指挥下，他们占据了船舱内的所有有利位置。大厅的若干条走廊为射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掩护和视野。其他的船员仍然专注于船外的太空战斗。他们有他们的职责要做，只是偶尔会向右舷门的方向紧张地瞥上一眼，每一名在场的海军官员则更是一边死死盯着大屏幕，一边激烈地操弄着控制台，将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正在虚空中进行的舰船战上面去。

没有人，至少赫尔俄斯9中没有人，会想到这道门竟会如此容易地被攻破。自从这艘船建成起，这扇足足超过一米厚，完全由金属制成的大门已经屹立了足足200年。

当爆炸声传来时，维斯吐出了一声诅咒。这些叛徒阿斯塔特用他们的方式，将连续的爆破集中到一点上，切开指挥舱隔板墙壁上的薄弱部分，确实地突破了紧闭的舱门！

王座在上啊，他的援军在哪儿？

“赫尔俄斯9！”他向通讯器大吼道，甚至没有注意到其音量之大已经在通讯器中形成了重重的回声。“把登船者赶出去！”

在维斯和他手下的射手们目光不及之处，老海军上将突然睁开了他的眼睛。那是一对充血，整个染成蓝色，蕴含着强烈愤怒的眼睛。

（略2）

在一片混乱之中，一些船员哭喊着人类之主那不朽的名号，而在他们之中，只有最虔诚或最绝望的人才真正相信神皇会来拯救他们。

那些被工作台和各种轨道形成的掩体所庇护，没有受到致盲手雷影响的赫尔俄斯9小队成员们举起手中的武器，动作整齐地如同一个人一样，将枪口对准那扇被撕开了的右舷舱门方向。

有什么东西正穿过烟雾向他们走来，那身形虽然从阴影中走出，却比阴影更加黑暗。出现在维斯视界中的是——那是一个全身覆盖着巨大厚重的、由失落年代铸造的塑钢装甲，如塔一般高大的杀手。那东西从各种意义上说都太过巨大，以至于很难将其视做一名人类。在下一次心跳到来那一瞬间，维斯甚至捕捉到了那东西具有的一些细节：它的一只手中握着一柄长度和维斯身高差不多的黄金长剑。剑身上环绕着一圈致命的能量火花，就是这把剑穿透了那厚重的大门，将其穿过的金属化为碎末粉尘并洒落到地上；在它的另一只手上则握着一把超大口径的爆矢枪，那枪口宛如一只巨大野兽张开上下颚，直露出凶恶的咽喉一般可怕。

它的头盔面甲部分涂装着一个狰狞的骷髅脸，以午夜蓝为底色，骨白色的骷髅眼窝部分闪耀着充满恶意的红色光芒。在它的左肩膀部分悬挂着一张由于战火洗礼而焦损的卷轴，上面刻印着一些维斯辨识不出的外星符文。在另一侧的肩膀上则悬挂着几条锁链，锁链上穿刺着几颗青铜头骨，随着那东西的移动而晃动。

维斯那被烟雾刺激而流泪的双眼又注意到一个细节：一个被亵渎的帝国鹰徽。在那东西的胸甲上用象牙雕刻着一只横展双翼的帝国鹰徽，如今却被利刃故意划上了一道丑陋的疤痕，以表明对这符号的亵渎。

射手小队的指挥官并不知道这个午夜领主的胸甲是几年前从一名倒下的极限战士手中夺来的战利品。他也不知道这胸甲的最初的主人在10000年前穿上它时曾立誓效忠第三军团——帝皇之子，帝皇曾为了彰显该军团的荣耀而将授予他们在装甲上使用天鹰符号的权利。他同样也不知道这件战甲现在被塔洛斯穿着所代表的讽刺意义。

很多事是维斯不知道的，但这些都无关紧要。维斯只知道的是，一个叛徒阿斯塔特已经闯入了他们这里，除非他开始逃跑——也许，就算他开始逃跑，他也会变成一个死人。

平心而论，维斯有着很多缺点：一个不入流的帝国官员，当然，也许还有一点点嗜酒。但，他，绝不是一个懦夫。他可以像其他帝国战士那样，为了他们的誓言而死，只为了从那些英勇的战士口中吼出并传承了几千年的那句话：

“为！了！帝皇！！”

如同古代戏剧中那些悲剧的贵族一般，维斯的这句战吼，在午夜领主接下来做的事情之后化作了一阵无力的抽咽。

在塔洛斯的面甲显示仪上，闪烁的符文正轰炸着他的视网膜。一个目标接一个目标，无数闪烁的白色闪光标识着可见的武器所在位置。塔洛斯没有理会这些，一个踏步迈进了舱内，他没有举起他的武器，甚至都没有试图去寻找一个合适的掩体。在他穿过破损大门的那一瞬间，他将他的头后仰，无视显示仪上那些不断闪耀的敌意符文，然后，他开始*尖啸*。

毫无疑问，这吼声绝对不是人类可以发出的：只有那些曾存在于蛮荒世界的侏罗纪霸主才有可能发出如此洪亮、原始的咆哮。这吼叫的音量本身已经超越了一般人类可以接受的程度，经过塔洛斯头盔上的扬声器增幅之后更是提高到足以使人耳聋的等级。这声音如同洪水一般淹没了神皇之剑号的走廊，他那经由阿斯塔特改造手术强化过的三个肺，将这恐怖的咆哮持续了足足15秒之多。激荡的回声充斥着船体内部，船体的金属骨架不断被声波冲击，发出颤栗一般的震动，那些守在控制台前的凡人船员真切地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物理威力。那些与神皇之剑链接为一体的机械祭祀和机仆们也感受到了机魂因这非自然的咆哮而形成的战栗。

舰桥上，上将领主瓦里安茨阿雯托尔，作为这艘船上与神皇之剑号机魂关联最直接最紧密的存在，其双目开始流出血泪。

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部署在他周围的射手小队还是附近的海军官员，都没有对此做出反应。不，应该说，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注意周围的情况了。这些人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蜷缩在一起，膝盖顶住下巴，双手紧紧捂在他们那正在流血的耳朵上面。原本紧握的武器七零八落地散落在地板上，其中有一些幸运儿，在倒下之后还能有力气够的到武器的那些人，为了从这可怖的声音中解脱出来纷纷开枪自杀了。

塔洛斯放低了头部，看着屏幕上残留的敌意符文。烟雾比之前稀薄了很多，但是仍然覆盖着大半个指挥舱。每一个人，每一个舰桥上的凡人都趴下了。在太空中，神皇之剑号静止了，她的大多数舰炮都陷入了沉默。塔洛斯完全能够设想到当战帅那边的舰队指挥官们注意到这艘船所发生的变化时，眼中所流露出来的嫉妒与恶意。

时间依然紧迫，利爪小队们登舰后已经花掉了数个分钟以达成他们的任务目标，接下来他们还要在这艘船注定的毁灭来临之前返回他们的投射舱。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塔洛斯遇到了一件直到他临死前也不会遗忘的事情。在五十米开外的距离，透过逐渐散去的烟雾和横七竖八躺在地板上的船员，他看到了上将领主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正流淌着深红色的血泪，同样颜色的液体也从他的耳朵和口中不断冒出，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却绝对不会被认错。是的，绝对不会，在塔洛斯和伪帝走狗作战的无数年头中，从没有一个人像这双眼睛一样，散发出如此的恨意和怒火。

他将这个瞬间珍藏在脑海中，然后轻轻吐出了一个词。

“猎食视野。”

随着这声轻柔的指令，他盔甲上的机魂产生了回应，